

《大考》：高度熔铸力与美的荧屏佳作

□ 仲呈祥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首播热播剧《大考》是一部再现人民集体记忆、彰显中国雄浑气魄，并高度熔铸“力”与“美”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结合的荧屏佳作。

《大考》由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一个县城的高考作为“切口”，由剧中的两位校长和几名各具典型性的考生及其背后的家庭，延展至更为广阔的社会大系统，使作品具有了深度、广度、力度与温度，具有了历史内蕴与文化内涵。

在作品主旨的统御下，本剧多条叙事线索交错发展，铸起了一幅在广阔社会背景中各行各业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时代浮屠。

《大考》之“大”，就在于全剧借高考为突破口，记录了人们在前所未有的疫情困境中的艰难拼搏与彼此慰藉，从而书写了这场全民“大考”中众志成城的热血诗篇，升腾出荧屏内外中华民族精神共振的“力”与“美”。

《大考》之“力”与“美”，在于主创团队以现实主义精神突破近年来一般囿于类型片创作之“藩篱”，突破了流水线影视生产的“摹本”。

主创团队将这场特殊的高考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进行审美观照，既有从新时代高度对人生百态的俯瞰，也有从个体角度对心灵深处的探微。是一场真正扎根生活、直面人生的艺术化荧屏再现。

作品中生逢“非典”、遭遇“新冠”的高考生吴家俊热爱绘画，憧憬艺术学院，却与母亲心目中“好大学”“好专业”的标准产生严重抵触。是现实中许多高考家庭、考研家庭代际的择业观、行业观差异性和矛盾性的真实投射。

艺术要化“真”为“美”，就要提炼现实矛盾，合理设计戏剧冲突。剧中的一系列冲突看似出乎意料，但又合乎情理地直击了代际冲突、家庭教育、婆媳困境、亲家关系、老人寡居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如与吴家俊面对的“窒息式”母子关系形成对比的，是另一考生田雯雯长期面临的“放养式”母女关系。因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田雯雯变成了“留守少女”，她心目中“家”的憧憬与现实渐行渐远，这涉及到了现实中的青少年成长心理、异地亲子关系等社会问题。

应该说，《大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抗疫剧、校园剧、职场剧、家庭伦理剧、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部打破类型化影视界限的、真正扎根现实、关注人民、正视问题、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荧屏力作。

《大考》之“力”与“美”，在于主创团队以现实主义精神之力直击人物心灵，升腾出人物的浪漫主义情怀之美。

该剧的人物塑造规避了早年间一些脸谱化、刻板化的塑造模式。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对“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单向思维方式的匡正，力图从现实生活整体出发，以全面把握、辩证发展的和谐思维塑造出“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高度统一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

就抗疫这条线索而言，剧中2020年的“新冠”抗疫与2003年的“非典”抗疫形成了时间上的互文，实现了伟大抗疫精神的历史复现。县一中校长王本中的妻子，她作为医护人员在2003年的“非典”抗疫中献身牺牲。应该说，王本中之妻在剧中是一种“缺席”的“在场”，始终对女儿王倩有着一种冥冥之中、潜移默化的精神感召力。继承母亲衣钵的王倩起初不愿和作为同事的男友前往疫区，在与男友一番争论和自己一番挣扎后，她选择与男友共赴疫区。当她在疫区经历了与死神赛跑的奋战，深受触动后，她毅然决然地前往当地重症区继续作战。这是具体的、偶然的、可感的、发展的“人的历史”。

在王倩母亲奉献精神感召下，在万众一心抗疫精神的普照下，必然会涌现更多思想上获得成长与升华的“王倩”们。这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历史的人”。

在个体人生际遇之概率与特殊性背后，是人物命运与历史趋势之特殊性普遍性的高度统一，从而锻造出“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高度熔铸的典型形象。

《大考》之“力”与“美”，表现为主创团队以现实主义精神之力对中华美学意象实现创造性的荧屏转化。

这既是中国影视叙事的美学基因之优势所在，也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大考》的意象创别具特色。譬如，剧中的“门”就具备丰富的意涵。

两位中学校长对于疫情期间学生管理问题的争论，始终因疫情防控之需而隔着一道“校门”。这道紧闭的大门，是两名教育工作者存在教育理念隔阂的具象象征，更是丧女之痛和丧妻之痛纠葛多年的翁婿间那道隐形“心门”的写照。

吴家俊母亲禁止孩子反锁房门，甚至拆除锁芯来实行“无死角”监控，此处的“房门”已经成为母子关系隔阂的隐喻，蛮力拆除锁芯的行为也是对孩子独立人格被强行剥夺的意指。

又如，剧中医疗队即将出发时两个空间的“楼梯”形成了彼此呼应的意象。阶梯是“大考”中医疗工作、教育工作需要攀登的那座隐形的“高峰”。

父女间无言的牵挂和各自的坚守令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跃然荧屏。两个楼梯场景的镜头切换折射出一种互文式镜头的崇高之美。

剧中的“浮桥”是又一重要的空间意象。“桥”在物理空间上的连接作用投射于艺术世界，往往成为人生重大转折、开启人生新篇章的符号化象征。

剧中的桥，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可谓意涵丰盈。它正是于这场“大考”中，全社会各行各业日夜奋战，在风雨中为民族的未来托举起的通向光明和希望的“浮桥”。

概言之，中国荧屏应当彰显中国气魄。《大考》以其独具特色的“力”与“美”，为日益壮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影视矩阵再添力作。

这部作品整体上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有温度。

在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大考”中，《大考》无疑也是一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时的“房门”已经成为母子关系隔阂的隐喻，蛮力拆除锁芯的行为也是对孩子独立人格被强行剥夺的意指。

又如，剧中医疗队即将出发时两个空间的“楼梯”形成了彼此呼应的意象。阶梯是“大考”中医疗工作、教育工作需要攀登的那座隐形的“高峰”。

父女间无言的牵挂和各自的坚守令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跃然荧屏。两个楼梯场景的镜头切换折射出一种互文式镜头的崇高之美。

剧中的“浮桥”是又一重要的空间意象。“桥”在物理空间上的连接作用投射于艺术世界，往往成为人生重大转折、开启人生新篇章的符号化象征。

剧中的桥，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可谓意涵丰盈。它正是于这场“大考”中，全社会各行各业日夜奋战，在风雨中为民族的未来托举起的通向光明和希望的“浮桥”。

概言之，中国荧屏应当彰显中国气魄。《大考》以其独具特色的“力”与“美”，为日益壮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影视矩阵再添力作。

这部作品整体上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有力度、有温度。

在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大考”中，《大考》无疑也是一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鲁南

壮怀激烈之热土

□ 曾红雨 文/摄影



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

母亲88岁，记忆力衰退，有一天跟我说：“我想起一句歌词，只想起来一句。”说完唱了出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我接着唱道“微山湖上静悄悄”。“对喽，对喽。”“《铁道游击队》插曲。”“对喽，对喽！”“秦怡、冯喆演的。”“对喽！对喽！”妈妈瞬间都想起来了，很高兴。

在我少年时，提起铁道游击队，必然想到微山湖，想到枣庄，这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后来，提到台儿庄战役，也必然想起枣庄，加深了对这块地的认知。最近几年，则是因为一首乐曲，对枣庄更生向往之意，《兰陵王入阵曲》。初听不以为意，直到听网上的一位专家讲南北朝历史，讲到兰陵王与“全国第二大庄”枣庄的关系，兴趣丛生。

终于有机会来到枣庄，高铁站出来，直接打车去峽城区承水河西岸。车先后经过枣庄几个城区，一路上都在想，哪块土地是高长恭浴过血的呢？司机也一路惊讶，问承水河公园是许多城市都有的市公区公园，你去看什么？我回答，看兰陵王。又问，明朝人吗？我说，1400年前的北齐人。

到了承水河西岸，的确就是一片沿河公园，两岸高楼林立，河堤绿荫遍布，承水河处于枯水期，河床露出不少淤泥，一畦畦被种上了小白菜、大葱等，有居民三三两两沿河散步。据考证，这一带就是高长恭当年的兰陵治所丞县。南北朝的血雨腥风、波云诡谲早已尘埃不存，那也要来此地凭吊一番，吹吹这风，沉沉片刻，恍惚片刻，了了一个心愿。

兰陵王，中国古代郡王爵，受封的兰陵王历史上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高长恭。高长恭(541年——573年)，汉族，本名高肃，族名高孝瓘，字长恭。北齐宗室、名将，文襄帝高澄第四子，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高澄共有六个儿子，惟独兰陵王高长恭的母亲是谁，正史上没有任何记载，使得他的身世扑朔迷离。有一点比较有意思，我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光正史部分，就有“二十四史”之多。这“二十四史”中，以南北朝史书为最多；计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有部分兼顾南北朝，《晋书》则对南北朝历史略有涉及。“这样算起来，将近一半的正史，都与南北朝历史有关”，虽然这段时间只有短短的几百年。

兰陵，一个极美的地名，兰陵王，一个极美的男人。《北齐书》赞美高长恭：“温良敦厚，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关于兰陵王的相貌，唐代音乐著作《教坊记》的作者崔令钦还写到：“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唐朝学者段安节：“……有胆勇，善斗战，以其面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南宋进士叶廷珪：“北齐兰陵王体身自皙而美风姿，乃看假面以对敌，数立奇功。”以上种种，应该是对一名男性相貌秀美、有阴柔之气的巅峰评价。何况，这名男性又是戴着狰狞面具厮杀于血肉横飞的战场，古往今来皆是奇绝。

北齐乾明元年(560年)3月21日，19岁的高长恭受封兰陵王。尽管在兰陵，他只生活了三年时间，但从这里出发的戎马生涯成就了他兰陵王的英名，千年之后，他的故事仍被传颂。

王国维有诗云：江南天子皆词客，河北诸侯尽将才。乍歌乐府《兰陵曲》，又见湘东玉轴灰。以南北朝时期兰陵王与湘东王作对比，赞了兰陵王这样的盖世英雄。

段韶、斛律光及高长恭三位大将军被誉为北齐三杰，高是三人中最年轻最有魅力的。著名的邙山之战，北周攻打洛阳，形势岌岌可危，武帝高湛派三杰前往洛阳救援。高长恭担任中军将军，他头戴面具，带领500名骑兵冲进北周军队的包围圈，成功替金甌(今河南洛阳东北故城)解围。高长恭一鼓作气又杀出一条血路，直突洛阳城下，城上齐兵如惊弓之鸟，疑心有诈，兰陵王“摘下盔胄示之以面容”。千军万马之中，兰陵王风采绝伦，齐兵于是军心大振，内外夹攻，很快退周兵。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跳边歌，舞者表现了兰陵王指麾击刺的英姿。

其后，高长恭以屡立战功为北齐后主所忌，虽托疾家居，终被鸩死，年仅33岁，谥号忠武。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谥号忠武的十大名将之一。据称，兰陵王死前将欠他钱的借据全部烧掉。他去世四年后，北齐亡国，高氏皇族淹没在历史之中。

关于邙山之捷、关于《兰陵王入阵曲》，在《北齐书·兰陵王高长恭传》中有详细描述。此曲悲壮浑厚，古朴悠扬，在民间流传很快。隋朝时期，被正式列入宫廷舞曲，唐玄宗李隆基定其为非正声，下诏禁演。后渐渐褪去武舞本色，演变为软舞，南宋时期又演变为乐府曲牌名《兰陵王慢》，痛失原味。以后，该曲在中国渐渐失传。不过，《兰陵王入阵曲》在唐时传入了日本，被视为正统雅乐传承下来。1986年，国内文物工作者在日本找回此曲，我们得以在千年之后，欣赏到它的风采。

离开承水河，来到台儿庄古城，天色转阴，小雨菲菲，游人不多。1938年春爆发的鲁南会战，持续一个月，五万将士牺牲在台儿庄及周边地区。这座运河古城也化为废墟，“无半掌之壁不炊饼，无方寸之土不沃血”。2013年8月5日，台儿庄古城重建项目历时四年全面竣工。台儿庄古城位于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中心点，又是一座因二战炮火毁灭而重建的城镇，自然在国人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走进城内的“台儿庄大战遗址公园”，那些幸存的民房山墙上或者残垣断壁上的累累弹痕便扑面而来。遗址总占地40亩，尚存清末民初时期民房11栋，保存了53处二战遗迹。正是这些遗迹的存在，重建的台儿庄古城才具有历史根基。血战台儿庄期间，遗址公园正是惨烈巷战的主要发生地，遭受重创，房屋多数毁于战火。站在这里，不禁微微战栗，彻骨之痛袭来。在手机耳机里播放了《兰陵王入阵曲》。建鼓、大堂鼓、琵琶等乐器演奏下，旋律一阵紧似一阵，高亢激昂，血肉腥风，壮怀激烈，充满力量感和英雄感。音乐，于语言无力之际直抵内心。

遗址公园中，有一座“中学生刘守玖抗战故事展览馆”，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个为一名抗战普通士兵专设的展览馆。看到刘守玖的照片及塑像，读到她的故事。这个面容姣好、文静秀气的战地救护员，将18岁的生命留在了这里。2004年，66年之后，她终于魂归故里，遗骸入葬湖南长沙烈士陵园。

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罗伯特·卡帕，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1938年4月7日，来到台儿庄拍摄下100多张战地照片，并于5月23日发表。评论称：“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镇，一个京杭大运河经过的城镇……”

台儿庄，匆匆一游便挥手作别。离开时，刚刚还阴雨霏霏的天空又骤然晴朗，碧空如洗，江北水乡不虚传。游人一波波涌上来，人声鼎沸，一个老者大声呼唤自己的孙女：“妮儿、妮儿、慢点……”又想到刘守玖，18岁的少女，也是个“妮儿”啊！

当华夏大地上消失千年的舞乐重新奏起的时候，遥想兰陵王当年提枪上马，雄心如铁，保家护国的勃然英姿，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当刘守玖牺牲66年后魂归故土时，怎能不感她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爆发出来的血性。兰陵、台儿庄、枣庄，以及今后再来必要去看的微山湖；铁道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鲁南，壮烈的不屈之地。先人们是土地的一分子，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为在后来铺路，都已融进民族的血脉中。



今日承水河

乡愁是首甜蜜的歌

□ 于柏秋

自老母亲搬到城里居住后，我已多年没回农村老家探视了，家乡的影像在我脑海中渐渐模糊起来。近日，读王剑波散文集《在乡愁里穿行》，让我又重温了一遍昔日时光。那一幅幅“旧曾谙”的画面，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穿越时空，奔涌而来。跟随剑波在乡愁里穿行，是温馨而又明丽的，是激越而又虔诚的，感悟东北汉子刚毅面孔下那份炽热的情怀，不禁由衷感叹：乡愁是首甜蜜的歌！

乡愁里流淌着滚烫的情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写文章贵在有真情，这样才能抒发实感。在《故乡情浓》里他这样写到：“这个曾经养育了我的地方，一草一木都满含我的眷恋，飘落的一阵雨滴，洒落的一地雪花，都会令我魂牵梦绕。”“我的心早已飞到故乡老宅，心中不禁轻声呼唤：故乡，我来看你了。”一个游子强烈的思乡之情，翩跹而至。于是便有了对故乡的探求和感知的渴望，家乡的道路、房屋、壕沟、炊烟，都成了爱

好摄影的他镜头捕捉的朦胧美。在拍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次对昔日故乡的回溯之旅，赤子之情得到充分宣泄和吐纳。而文末“听着父亲细数的这些变化，我的思绪飞向了远方，我的眼前，一幅现代新农村的美丽图景正在升腾。”至此，文章得到升华，境界豁然开朗。在《夏日情愫》里，“我原本是最讨厌夏季的”，看似欲扬先抑，也可能是作者的真实感受。但态度转变之后，便对夏的“雨”“热”“丰富多姿”“姹紫嫣红”“各种口味的水果”“旅游的旺季”“人们的活动”等有了重新认识，文中未见各类惊叹词，但喜爱、赞美之情都跃于字里行间。对于约略有恼人的“夏”，如此热情奔放。

乡愁里流淌着火辣辣的爱

《西葫芦土豆汤》文章虽短，爱意甚浓。妻子第二天满足心愿带来的突然“震撼”，令他深感“这是一顿几年来我吃得最滋味的早餐”。这些于无声处的夫妻之间，在《赞妻

子》里得到了淋漓展示。剑波以“这深深浅浅的文字”，作为献给妻子“多少钱所买不到的最好礼物。”对夫妻之情，做了真诚坦荡的热烈表达。《和女儿一起去玩雪》“带上女儿去雪乡”，从深夜偷偷摸摸的行动，到迫不及待地随团出作者置身白雪世界的童心未泯，更感受到了浓浓的慈父之爱。《怀念大雪子》通过对文学引路人的生动刻画，将隐藏在内心深处对“师傅”的怀念和爱戴，展现得一览无余，以至于“那些渐渐远去的碎片记忆，会时不时地向我袭来”。

乡愁里流淌着强烈的期许与渴盼

《行在故乡》中，他那每年于繁忙之中的回乡之旅，有种种“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惬意，更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自豪。“人不能忘本”，是他“藏在骨子里的话”，也是他“每次回到老家，不愿立刻启程的我，都要开着爱车到当

年经常去过的电落转转”的初衷。而“看到了当今农民生活的富足，也看到了党的政策之下乡村振兴的希望”，那就是他满满的收获。《醉美花园山》里，通过几次进山，“晓得我们榆树原来也是人杰地灵”，进而确信，“花园山，这一充满神奇与魅力的地方，用不多久，会在我们榆树人的精心打造下，成为远近闻名的省级森林公园，成为一张响当当的榆树名片。”在《榆树，我依恋你的山山水水》一文中，作者怀着无以言表的喜悦，带着我们对家乡有名的景观做了走访和游历。一幅幅亮丽的山水画卷，使其深感“值得家乡人骄傲的地方有很多”，将来或可名扬天下。

我随王剑波生动的诉说，重游了似曾相识的昨天，也真切感受到了，故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不可替代的位置和沉甸甸的分量。乡愁，虽是思乡的忧伤情怀，有种种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股滋味在心头的感觉，却因情而生，因爱而生，因期盼渴望而生，侧耳倾听，又何尝不是一首甜蜜的歌呢！